

▲ 旅途履痕

大洼之恋

□赵富山

一直以为,这次去大洼湿地赤脚或者穿拖鞋是最佳选择。原因很简单,湿地者,是湿的泥泞或滩地——比如像海滩、江滩、湖滩、河滩等,与干的泥地和滩地正好相反。去年我去川西和青海交界处的诺尔盖草地,寻访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足迹,也是一次湿地穿越。所以,那天去南大港大洼湿地时,包里特意备了一双拖鞋。

没想到,大洼湿地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……一是因缺水,大洼并非水乡泽国,满目汪洋;二是大洼湿地不在渤海边上,也没有供我赤脚撒野放纵的地方。那天,我们是坐大巴进去的,先像君子一样斯斯文文坐在雕梁画栋的旅游船上,一路上优哉游哉,慢慢欣赏大洼河上的风光和两岸的景色。

但大洼湿地没有想象中的滩涂或者泥地。应该说,河流才是大洼湿地的灵魂,水才是大洼湿地的精髓。据介绍,大洼湿地约10万亩,70%的面积是河港、池塘、湖漾、沼泽,丰水季节有所谓“一曲溪流一曲烟”之妙。古代整个大洼湿地应该是河流纵横交汇,水道如巷、河汉如网、鱼塘如鳞、诸岛棋布,形成了大洼湿地独特的景致。真所谓:大洼之美在于水。

大洼人始终把环保当作一件大事来抓。多年来,大洼地区没有发生一起环境污染事件,有效地保护了大洼的生态环境,为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建设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可惜这些年地球气候整体变暖、干旱,使得大洼湿地缺少了水的滋润和灵性。

但在大洼,一种恢宏而静美的力量,重新掠过我的眼底,让无声深处的自然风景,就这样款款行走,穿越一日千里。

北国江南,大洼深处的水乡,你的静谧和幽深比我的想象还要苍茫辽远,穿越大洼如诗如画的梦境,我该以怎样的姿势,倾听岁月隽永而缠绵的歌谣?

我们坐在船上,在纵横交叉的河道上悠游,感受着盛夏七月难得的清凉。沿途景色,一如农村乡野,美不胜收。大洼的河流,的确保护得很好,河水呈黛绿色,碧波荡漾;河面上,水草鲜润柔婉,浮萍漂浮,莲影摇曳,不时有野鸭水鸟凫泛其上,我们的游船经过时,偶尔有野鸭水鸟轻轻拍打翅膀,在水

好的事物,他从不吝惜笔墨,他用充满敬仰之情的文字讴歌逆行者不顾个人安危的大爱,他毫无保留地赞颂伟大时代中这些平凡的人做出的不平凡的事,他描写在疫情侵袭下家居生活的珍贵和美好,让人们在困难中看到希望和光明,重拾前进的勇气。

这场新冠疫情夺走了全世界许多的生命。在疫情面前,各阶层的人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。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写作者,北辰兄从来没有试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一些人进行道德审判,但他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毫无保留地表达敬意,感染着我们,感动着我们,让我们更加热爱火热的生活、热爱伟大的祖国和人民。

06

从学生时代到今天,不管社会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改变,北辰兄始终保有对生活的信心和热爱,不断地发现其中的美,用自己手中越来越自信,越来越成熟的文笔,丰富着汉语世界里灵动、深邃、凝重、洗练、典雅的艺术之美,用他的作品装点着我们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,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滋润着热爱生活的读者们,当然,也包括已经人到中年的我。

说来惭愧,一直以来,我固执且自负地认为,我是写北辰兄其文其诗最恰当的人选。比如我们是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,三十多年来我们从未完全远离对方的视线和生活等等。北辰兄多年来不忘初心勇于探索笔耕不辍的进取精神对我的激励,战胜了唯恐被方家耻笑的畏难情绪,于是我不揣冒昧,把我

▲ 玉壶冰心

檐溜儿

□张金刚

若无檐溜,那静默的屋舍便少了灵动俏皮,失了情趣韵致。

雨来,或冰雪消融,积水汇流,乖巧地奔向瓦口,循滴水瓦尖,应房架之势,恣意滑下,甩出弧度完美的抛物线,溅落在院石上,绽放朵朵水花,荡起圈圈水晕。一条、两条、无数条,绵延不绝,为光秃枯槁的屋檐垂下珠帘,配饰流苏,一时美艳起来。

即使由“哗啦”减为“滴答”,也只是由“豪放”转而“婉约”,虽淡了激情,更添了含蓄,饶有一番诗意禅味。抑或在严冬,水线少顷便凝成冰锥,冷峻封冻了柔情,然而却更令人期待融融的暖意渲染天地之间。

檐溜,我愿将其儿化为“檐溜儿”。虽“檐溜潺潺朝复暮”,以至“年复年”,流逝了年华,可无论何时何处邂逅,都如初见,分外欢喜。亲切地唤一声“檐溜儿”,是新识,又似老友,顿时亲近了几分,一如故乡老屋檐下的那一溜儿水、一溜儿冰、一溜儿光阴……

那几间老屋,再普通不过。突起的房檐上,不远儿一道瓦口带一片滴水瓦,不远儿又一个,大概六七个。瓦口处常生有几株倔强的麦芽、椿芽、豆芽,随风飘摇,蓬勃着夏日的张力。怕檐溜儿过猛,淋湿了檐下,父亲会趴在瓦口处,伸长胳膊,给瓦接上一段铁皮或塑料瓶,将檐溜儿甩得更远。

春雨秋雨较为温和,滴下的檐溜儿少很多,弱很多,滴滴答答,打在初生的嫩芽或将熟的秋叶上,也无多大动静。润物无声也罢,萧瑟苍凉也罢,于我少有触感。

而夏雨就不同了,骤雨、连阴雨常至,即便穿了雨衣,撑起雨伞,也难保不被淋湿。故而一家人便聚在家里,哪儿都不去,倒也因雨得福,其乐融融。

雨不停下,檐溜儿便不断。水漫过屋顶,倾泻而下与庭院积水汇合,挟卷着枯草黄叶、豆荚麦糠,流向院外沟渠。这檐溜儿似一把大扫帚,替我干了清扫院落的活计,省了挨母亲的唠叨,一直让我心存感激!

更多时候,是父母和我一起檐下忙活。“哗哗”的雨声,檐溜儿敲打石榴、蜀葵、月季、丝瓜的“啪嗒”声,或注入笕桶的“叮当”“哗啦”声,是最悦耳畅快的伴奏。

此时,母亲常会为全家包一顿嫩南瓜腌猪肉馅儿水饺,热乎乎地驱走雨天的凉意;或者手上舞动麦秸编草帽辫儿,穿针引线纳鞋底,缝补衣服。父亲则坐在蒲团上,归拢黍秸、扫帚苗、高粱穗,专注地绑着笤帚、扫帚、炊帚;或者拿出他的斧锯刨凿干会儿木工,操起他的板胡兴致盎然地拉上一段儿解闷儿。

我常是四下帮衬一下,之后坐在角落里,入迷地看会儿书,出神地看会儿雨,或者将书摊在腿上,两手托着下巴,瞅着那不绝的檐溜儿发呆。檐溜儿是夏天最美的风景,似是青葱少年额前蓬松飘逸的齐眉刘海儿,张扬着大好的青春;似是母亲趴在灶台散下的白发,顾不上撩起,就那样甩一下再甩一下,停不下手中的锅铲;似是父亲两鬓、脖颈、脊背淌下的汗道儿,锄不完这块儿地,刨不完那片红薯,就不肯坐在地边抽口烟。

也曾到过一些地方,访过故宫、天坛皇家古建的檐溜儿,赏过苏州、扬州江南园林的檐溜儿,听过福建、江西土楼围屋的檐溜儿。那檐溜儿虽穿越古今,风情万种,可远没有家乡老屋的檐溜儿来得真切动人,只因这檐溜儿串起了我一路走来的时光,映照着我的过去和将来,永远在心头牵扯,无止无息。

而今,那老屋已倾颓,只留一堆瓦砾。我徒手刨出几片弯瓦、两片滴水瓦,上面还接着铁片。看着,品着,恋着,最后高高举起一片,高至记忆中的屋檐处。那尖尖的瓦尖儿似有檐溜儿生成,滑下,滑入我的眼;再从眼眶溢出,形成温热的檐溜儿,顺着中年男人脸上的沟壑,滴在院石上,滴答,滴答……

